

作家是有类的,如同花儿草儿牛儿羊儿一样,不会都是同一“品种”。近来从一位评论家那儿听到一种颇为有趣的分类法:第一种是“小于作家的作家”,如一些功力浅薄之人,自身写作准备不足便仓促上阵,其作品对人对世都无关痛痒;第二种是“等于作家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被读者接纳与享受,但其影响力只等于作家职业上的本分;第三种是“大于作家的作家”,其人与其作的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了作家这一行当的本来意义。这是按照作家对社会的影响进行分类的。毫无疑问,赛珍珠应被归为“大于作家的作家”之列。

在用文学这一古老方式沟通差异文化方面,赛珍珠无疑属于世界知名作家行列中非常耀眼的一位。写作长篇纪实文学《中国恋情——赛珍珠的故事》,让我有幸走近了这位可敬的美国女作家。那段日子里,我将自己幽闭在山东的一个小旅馆里,不让任何人走进我和赛珍珠“共处”的那个小房间,连服务员送开水都只是“背对背”地交换——我在夜里将空暖水瓶放在门外,第二天早上她们用一只装满开水的暖水瓶换走门外那只空的暖水瓶。直到两个月后离开那家小旅馆,那里的服务员都没和我正式打过照面。这种生活方式的惟一目的,就是要让自己从精神到肉体都与世隔绝,只沉浸在赛珍珠的世界里,试着与她的在天之灵进行某种神秘的对话,在寂静的情境里悉心体味她那久远而炽热的“中国恋情”。应该说,这种自我幽闭还是有效的,它让我在精神层面上结识了一位可敬的女长者、一位成就卓著的女作家、一位不得不对其仰慕的女哲人。

赛珍珠,这位身上流淌着美国血液却对中国文化有深入骨髓之爱的女作家,以她的文学之杖,搭起了一条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而这个巨大而繁复的心灵工程,竟是完成在遥远的上世纪40年代,完全可以想见赛珍珠当年的种种不易!要知道,那时候的东西方,相互之间隔生得就像是分属于自然界中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谁也弄不清对方是怎样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

需要有人来改变东西方之间的陌生状况,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陌生。赛珍珠几乎是以履行这一使命的姿态飘然而现于世界文坛之中,中国人因了她的笔而在西方人眼中变得具体生动并且鲜活可亲起来。她使“美国读者了解到,在一个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异族人的生活当中,同样体现着人类的普遍共性”。更为难得的是,“在对中国抱有特殊友情的美国,《大地》第一次使中国人看起来像邻居那样熟悉。赛珍珠已为美国增添了一个假想的大省”。多么令人震惊!一位作家的小小钢笔竟然产生了如此神奇的造物作用!很少有哪位作家的作品能起到如此深入的文化与种族方面的沟通作用,赛珍珠当推这方面的第一人。如今,德国曼海姆市的中国公园里镌刻着赛珍珠当年的著名论断:“一个人不论来自哪个国家,只有通过文化的相互了解,才可以促进相互了解。”

正是在一种无声无息的精神过滤中,赛珍珠的小说改变了许多美国人的信念和生活。曾经,一位来京讲学的美国教授告诉我,他之所以到中国工作,就是因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赛珍珠的《大地》,赛珍珠对于中国种种令人神往的描绘让这位美国青年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职位,并且从此成为了研究赛珍珠的学者。这位美国教授还告诉我,不仅仅是他,许多来中国工作或旅游的美国入,都是因为读了赛珍珠的小说而开始了他们的中国之行。在这方面堪称典型的,远的有海伦·斯诺夫人,近的则有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老布什在1998年的中国之行中,曾意味深长地告诉身边之人:“我当初对中国的了解以至后来对中国产生爱慕之情,就是受了赛珍珠的影响,是从读了她的小说开始的。”而哈佛大学的东方问题专家詹姆斯·汤姆森教授则发出这样的惊叹:“从广义上讲,由于赛

行走

寻踪路孔古镇

□刘建春

首次走进“一城山水,半城海棠”的荣昌,突然有一种身在异域的感觉,那装潢气派、格调高雅的大酒店,那宽敞整洁、绿树成荫的笔直大街,那沁人心脾、荡人肺腑的清新空气,使我仿佛又走在了巴黎南部的巴比松小镇、英国威尔士的布雷肯小镇上。了却了大都市喧嚣的嘈杂,融入了宁静与安详的气息,一种田园诗和淳朴的人文画面扑入眼帘,那么别致,那么优雅,又那么和谐,一种发自内心的深处的共鸣,使我沉醉其中。

来不及细细观赏“薄如纸、亮如镜、声如馨”的陶瓷,“轻如蝉翼、薄如宣纸、平如水镜、细如罗娟”的夏布,“精致典雅、美观实用、小巧玲珑、易于携带”的折扇,“海棠不借胭脂色,嫣然一笑占昌州”的海棠……便在主人的安排下来到了路孔古镇。

大凡一个古镇、一座庙宇、一座塔,甚或一条街道、一条河流、一座桥都会有一个美丽的故事,撩起人们无限遐想。路孔古镇也脱不了这个俗,依然保留着一个美妙的传说。相传明朝有位叫曾微的僧人,云游四海,到了濞溪河一带,发现这里山清水秀,决定不再云游,拟择地建庙。一天曾微徒步几十里到了路孔这一带,突然听见前方有潺潺之水声,他便拨开草树一看,原来是一个洞穴,不知有多深,只听见水波撞击之声。之后又发现5个这样的涵洞,似与河中相通,他便住石孔洞中樾来试一试,不久便恍然大悟从洞里冒出水,于是就把这里叫作“六孔河”,后来又喊做“路孔河”。路孔镇也因此得名。

走在路孔镇上,那300多米的明

清古街顺河依势而建,蜿蜒曲折。沿着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路面缓缓而上,那些斑驳的石质古城墙,据说筑造于清代嘉庆五年,如今,缝隙里早已爬满了苔藓和野草。那保存完好的石质狮子门、水巷子城门,又不能不令人赞叹古人石雕艺术的精湛。箭郁沧桑的百年榕树掩映下,至今仍保存着大青砖、小青瓦、硬山墙、穿斗壁、长板门、吊脚廊、镶嵌窗、格子窗、抬梁柱、挑檐廊等古老的建筑特色。古道两边,一排排古色古香的街坊店铺紧紧相连。民风淳朴的乡民们三三两两,聚坐在茶楼里品着香茗或聊着家常。而大大小小的红灯笼和书有“艾耙、客棧、饭馆、老茶馆”红黄两色的条幅则高挂在错落有致的屋檐下,为这个古老的小镇增添了一层亮色。这是一幅典型的水乡民俗画,原始而古朴,充满了灵动和生机。

一个店铺里,一位慈祥的老大娘倚站在灶前,正在揭开冒着热气的蒸笼。旁边一位身着红衣的美丽姑娘正在买蒸笼里的叶儿耙。望着满头银丝、纹络沟壑的大娘,我突然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仿佛跌回到我的童年,看见自己的母亲正从家里的蒸笼盖里细心地取出蒸好的馒头,呵呵热气,轻轻地放在我的手里……恍如隔世的情景,又唤回我已逝母亲的丝丝温暖,竟点点濡湿了我思恋母亲的心。

古镇的美丽是称得上经典的,无论是古镇的白银水滩、罕见的冰川遗迹,还是历经风雨沧桑的大荣寨遗址,以及大大小小的庙宇石窟,都散发着古老文化的芳香,保存着路孔古代劳动人民活动的遗迹和智慧结晶。但最令我醉心于此的是大荣古桥和赵家祠堂。

路孔镇内建有各具特色的石质古桥7座,这些古桥一般都修建于乾隆、嘉庆年间,有些甚至始建于明代,又经清代多年补修,年代十分久远。其中尤以大荣古桥最为出名。古桥横跨濞溪河,桥身除开首一拱为近时改建外,均为平直的石板桥。墩上原有龙头龙尾,现仍有一墩保留了蜿蜒的龙尾,极为生动。漫步在石桥上,脚步怎么也轻松不起来,那些深深的印痕,磨砺了路孔流逝的岁月,也在无情地丈量着石桥厚重的历史。倒是脚下那一湾清澈的可以照出人影和桥影的濞溪河,使人的心境顿然爽朗起来,浅浅的、清清的,漂浮着花蕊和绿叶的小溪,在清澈的阳光里,潇洒地写满春意。哦,它的灵动、富于想象和神采飞扬,不都是缘于大荣桥?两小无猜,两情相悦,在这两岸绿树环绕的盎然

春意中,共同述说着路孔历史的久远和沧桑,畅想着路孔未来的繁荣和富庶。

在“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路孔古镇迎来了赵家祠堂。宗祠不大,却是古镇上最大的宗祠,建筑串架穿斗,雕梁画栋,古朴典雅,气象恢弘,可以遥想当年赵家的殷实和富有。不过,宗祠毕竟年代久远,祠内的一架水车和一乘花轿已经灰旧斑驳,但两张古床和一些牌匾却依然保存完好。祠内墙壁上挂满了历代赵世家人的家谱,诠释着赵家的辉煌和落寞。大门旁有一横匾,上书:路孔赵氏,乃宋太祖匡胤后裔,历宋元明清,经秦王德芳、御史赵卞,传至二十九世,于乾隆九年遭旨“湖广填川”,率七子一媳自昭陵入蜀,“插占”于斯,渔樵耕读,甲子一轮,遂成望族。嘉庆初,始建宗祠……200余年来,赵氏后人英才辈出,宗祠亦几经修葺,方呈三进四重堂之规模。如今,每每有人来此小镇,赵氏宗祠是必游之地,它已成为当时移民文化的一个历史见证。

步出宗祠大门,见斜街上有一家挂有“赵氏叶儿耙”的小店,是赵氏后人在经营“叶儿耙”?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了,事是人非,今非昔比。“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何况是普通的赵氏后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移民文化创造了荣昌的两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夏布和折扇。就在“赵氏叶儿耙”小店的旁边,有一家小铺在卖夏布和折扇。一位姑娘正在和商家讨价一副丹青夏布,上面绘制着11位古代仕女,有的在观赏一幅山水画,有的在下围棋,或立或坐,形态各异,楚楚动人。同时小店里还展有折扇。我走上前去仔细观赏,发现是一幅千山万岭、郁郁苍松的国画图,精致典雅、小巧玲珑,具有巧夺天工之神韵,令人叹为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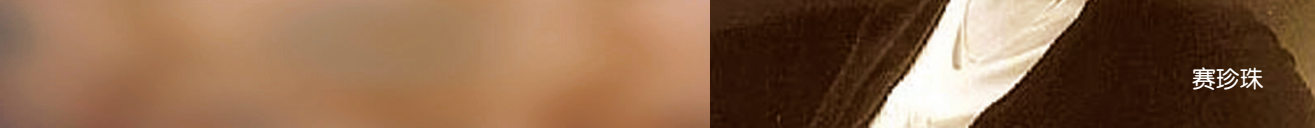
“再绚烂辉煌的东西都会输给时间。”虽然,时间的长河无情地冲刷掉古镇昔日的辉煌和灿烂,但古镇的魂还在,它以自己独有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积淀,世代相传,生生不息,成为当地的一个文化符号、一道独特景观。

当我们从喧嚣的都市,走进民风古朴的古镇,得以让躁动的灵魂栖息在“小桥、流水、人家”的绿枝上时,它对我们的心灵是一次净化和洗礼。即使走远了,还回味悠悠,情不自禁地丢下一缕淡淡的情绪:一座沧桑的古镇/倒映在清清的濞溪河/河水,流淌着宋代陶器的余韵/将夏布折扇轻轻地托起/也托起一座古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荣昌

讲述

大于作家的作家——写在赛珍珠诞辰120周年之际

刘宏伟



赛珍珠

珍珠的贡献,几代美国人都以同情、友好、尊重的感情看待中国人民……显得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在经历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这样一些年代后,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居然一点也没有改变。”一个结论明摆着:或许赛珍珠并没有像许多世界文学巨匠那样,将小说家这一职业做得炉火纯青,但是,她的小说远远超出了小说文本上的意义,成为了一种颇具世界语味道的文化交流工具。生活在迥异不同的文化背景里的人们,因了赛珍珠而在同一首乐曲中相邀共舞、神气互通。

赛珍珠身为作家却又大于作家的另外一个最值得称道的重要方面,就是她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鼎力支持。那时赛珍珠已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定居,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家在遥远的美洲大陆声援她的第二祖国——中国。美国国内当时普遍存在的孤立主义态度很让赛珍珠忧心忡忡,这就成了一个出门在外的孩子得知家园遭到侵占后,心急如焚地想要联合起左邻右舍的力量来帮助遇难的家人。赛珍珠毫不留情地警告她的美国同胞们:“如果美国坚持目前的态度,这在逻辑上就等于加入希特勒的行列,站在法西斯一边……”赛珍珠几乎是以奔走呼号的姿态履行着这一神圣使命——她大量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到各处去做演讲,包括借助无线电波向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促使美国积极参战方面,如果说日本轰炸珍珠港让美国人春梦惊醒,那么赛珍珠呼吁抗战的言论则让美国人变得明智而警觉起来。

历史将永远记住1942年3月的一个晴朗之日。美国之音、英国BBC电台特意邀请赛珍珠用汉语发表她的广播演说,以此鼓励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一天,赛珍珠亲切而无畏的声音回荡在天地之间:

“美国人知道当时中国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准备,他们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打仗,中国是支持不了多久的,是必会投降的。但我以为这是不会有的事,中国绝对不会屈服于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劳的市民,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所以在理论上,在著作中,我曾大胆地表达了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日本人也征服不了他们。起先,美国人觉得除非是超人才能无力抵抗下去,等到他们看见中国在种种不利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抵抗,又看见大队的民众,万里长征向内地迁移,又看见你们受了飞机轰炸,丧失了无数的生命和财富,你们仍没有气馁,美国人这才渐渐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将来战事完结,我们必是最后的胜

利者。那时我们两国,一东一西,要成为世界上民主主义的两大领袖,战后与战时一样,我们要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我们今天因战事的需要彼此互相合作,将来太平时,我们必然照旧合作下去,因为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形成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

赛珍珠的这番话语如今读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尤其关于中美关系的前瞻性论断,在当下的国际大格局中尽显其政治智慧,思之感慨万千。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写作《中国恋情——赛珍珠的故事》,我结识了一位富有传奇性的中国老人,他是赛珍珠的一位生前好友。老人名叫谢和赓,他和夫人王莹在抗战期间带着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前去美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才回到国内。长达的13年时间里,这对夫妇与赛珍珠有过许多亲密交往,直到回到中国,他们都精心保存着赛珍珠赠送的一床美国毛毯。周恩来是王莹、谢和赓夫妇结识赛珍珠的桥梁。1941年秋天,周恩来在王莹与谢和赓赴美前的送别时,对他们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到美国后要广交朋友,首先要记住,不要学王明的关门主义。因此,不要仅仅和一些进步人士来往,也要结交美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有一个人你们必须努力争取,她就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赛珍珠幼年随父母到中国,待过很长时间。她的成名作《大地》,就是以中国农民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虽然她反对共产主义,但她在美国的声望很高,争取到她对我国抗日战争的同情与支持,对于争取到美国政府和人民有很大的作用。我本想请宋庆龄女士给赛珍珠女士写封信,将你们介绍给她,但因你们行期在即,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你们到美国后如能见到她,可以对她说,孙夫人问候她,并准备写信给她。”

事实上,这对夫妇赴美与在美期间的学习以及全部活动、直至离美回国,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进行的,是共产党扩大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出于更便于开展工作的考虑,在周恩来的部署下,这对夫妇对外隐瞒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踏上美国的土地不久,他们就以中国留学生的身份结识了赛珍珠。他们与赛珍珠第一次相见之后,就在赛珍珠的热情邀请下,到她的别墅——青山农场里居住了10天。以后每到学校假期,赛珍珠总要将王莹与谢和赓请到青山农场来住上一段时间,畅谈中国的古代文学和现代文

路孔古镇



“春蚕到死丝方尽”,不过是一句实话。实话入诗,如果是命名,是对现实的确立,有生命的感发,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我家养过春蚕,也养过秋蚕。养秋蚕,喂了不少叶子,养到纷纷上了椽子树,半截透亮半截黑,噤里啪啦掉了下来,白忙活一场,不说也罢。养春蚕,养到“春蚕到死丝方尽”,一斤蚕茧卖了一元二角钱,记忆深刻。要写这篇短文,想到父母对养蚕应该比我知道的更多,急忙回家召开“养蚕座谈会”。父亲说:“好几十年过去了,忘的差不多了。”母亲说:“只记得忙活一春天,差点儿累死,一斤蚕茧才一块二毛钱!”说着说着,母亲用力一比画:“一斤这么一大块!那个王八年头!”

老人家的记忆靠不住了,只好靠自己慢慢回想。

记得是坝墙沿儿上的大叶桑冒芽了,打着卷儿的叶子正要展开,上面就把蚕连摊下来了,省里摊到县里县里摊到公社公社摊到大队大队摊到生产队生产队摊到一家一户炕上。上面摊派,谁敢说不。

蚕连就像一张张砂纸,或者说,细小的蚕子粘在纸上,犹如细小的黑色沙粒。把蚕连放在筐箩里,采来嫩嫩的桑叶,用剪刀剪碎撒在上面,掸上几星儿清水,悄没声儿就有了动静,不知什么时候,蚕儿从蚕子中钻出来了,爬到细碎的桑叶边缘,小小蚂蚁一般,所谓蚁蚕是也。

小蚕儿慢慢吃,慢慢长,慢慢变白,越多越多,移到秫秸扎成的蚕箔上,一张张搭到蚕架上。

长大的蚕变成了一节一节的,煞是可爱。捏一只放在手心,仔细瞧,从头到尾十三节,身体两边还排着小小圆点儿,老人家说,那是气门儿,是蚕用来出气儿的。老

学,叙说各自的身世。当王莹向赛珍珠叙说了自己不幸的童年以及怎样与封建恶势力斗争、逃出魔掌投身革命洪流的经历之后,深受感动的赛珍珠让自己的秘书记录了她们的谈话,并鼓励王莹将这一段经历写成一部自传体小说。这便是后来成为王莹第一部重要作品的《茧站》。在赛珍珠那间爬满青藤的房子里,王莹写下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文字,这些文字成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史上的宝贵财富。王莹由此完成了从一个明星演员到一位作家的关山飞跃。

赛珍珠的帮助让王莹和谢和赓在美国的活动迅速进入佳境。赛珍珠甚至亲自为王莹主持记者招待会,宣传王莹参加抗日活动的事迹。赛珍珠的热情参与引起了美国各报的广泛报道,千千万万的美国人由此而得知了来自中国的抗日女明星王莹。1942年7月,王莹被选为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巡回演讲团的中国代表,到美国各地的工厂、大学做宣传中国抗日实况、呼吁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演讲报告,并应邀演唱中国抗战歌曲和中国民歌,所到之处极受欢迎。当王莹来到颇负盛名的福特汽车制造厂时,汽车大王福特全家和全厂5万职工对她表达了热烈的欢迎。福特先生特地设盛宴款待王莹,并与她合影留念。这张不同寻常的照片在当日的美国报纸刊出时,王莹的名字几乎达到了在全美家喻户晓的程度,以至于许多驻海外的美国军人开始经常性地把王莹寄信或寄礼物。这个来自中国的女演员因为赛珍珠的引见而在美国声名显赫,成为反法西斯阵线国家共同的女英雄。中国人顽强不屈的抗日精神因了这位女英雄的出现而显得触手可及。

赛珍珠还在继续努力,她要将中国的抗日节目演进美国白宫。据谢老回忆,此时的赛珍珠已经知道了他们夫妇身为中共党员的秘密身份,但是她义无反顾。1945年3月15日,白宫演出大厅里第一次响起了中国人的歌声。赛珍珠身穿晚礼服亲自担任报幕,王莹则一首接一首地演唱着中国的抗日歌曲以及中国民歌。罗斯福总统夫妇及他们的子女、华莱士副总统夫妇、白宫其他高级官员和各国驻美使节,因了王莹的歌声,被带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抗日战场,也因了王莹的激情而感受到了中国抗日军民的民族热血。白宫演出大厅在这个特殊的夜晚回响着经久不息的掌声,王莹一再谢幕向热心的观众致意。最后是罗斯福总统夫人走上台来与王莹合影留念。总统夫人握着王莹的手说:“总统因下肢瘫痪,不能上台与你合影留念,由我代表他。总统要我转告你,美中两国有传统的友谊,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以后应有真诚良好的交往,这是美国公众的愿望。”赛珍珠为王莹进白宫演出担任报幕一事,再加上王莹与罗斯福总统夫人的合影照片,这些新闻被美国各家媒体争相报道,一时间轰动了整个美国,轰动了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线,极大地鼓舞了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抗日军民。我在谢和赓老人家里看见了在上述种种活动中,他们夫妇与赛珍珠的一张张合影照片,那些照片已经陈旧泛黄,正是历史的基本味道。

还可以举出许多赛珍珠身为作家却大于作家的方方面面,比如她向世界介绍中国小说和中国文化,比如她启发美国入正确认识亚洲人,比如她极力反对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比如她关注弱智儿童和对他们的收养问题,比如她亲身投入赛珍珠基金会、欢迎之家和东西方协会等人道主义活动等等。赛珍珠的凡此种种,让任何一个持有公正感的人很难不对她心存仰慕之意。

赛珍珠的存在让我们懂得了——原来作家可以将写作这件事情做得如此有声有色,身为作家的人原来竟可以为地球上的人类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我总是热爱伟大的目标。”作家赛珍珠如是说。



养蚕

刘向东

再仔细瞧瞧,蚕背上由头数第三节还有两个鼓包儿,老人家说别摸别摸,一摸就要了它的心。后来才知道,那是蚕的心脏,差点儿抛出体外的心脏。

再看满箔的蚕儿,无一例外,八对脚紧紧抓住桑叶边儿,脑袋由上到下连续摆动,吃得好快,一片叶子转眼间就变成蚕沙了。

在满屋沙沙吃桑叶的声音里,村庄边缘的桑树哗哗发抖。

养蚕

刘向东

考古工作者发掘到战国时期的“采桑图”,十分逼真地描绘了当时劳动妇女采桑养蚕的场面。“采桑图”恰好通过《诗经·十亩之间》等诸多相关诗作得到了印证。我还曾经手摘录过这样一段文字:

春天里一片阳光,黄莺在歌唱  
妇女们提着箩筐,走在小路上  
去给蚕儿采摘嫩桑

据说这是诗经现代汉语版,可惜怎么核对《诗经直解》之类的书籍也没找到与之对应的诗句。好在凡念过书的都熟悉乐府诗《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养蚕,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美好,太好了。

可是,我见到的采桑情景可没有如此诗意。村庄边缘的大叶桑采完了,人们开

始争先恐后从山脚往山上采,采一种叫做“明桑”的山桑,其中最好的一种叫“虎皮桑”,采到深山老峪,直上断壁悬崖。因为采桑,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山高路远,又渴又饿,有的人中暑昏在路上,有的人鬼打墙,扛着荆条篓子满山跑,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等家人找到他们,有的已经不行了。死人最多的是悬崖上。采桑人随手砍下带叉的树枝,倒过来当钩子勾住悬崖边的桑树枝,遇上粗枝,勾着勾着没力气了,树枝猛然反弹;遇上老枝枯枝,突然折断,忽忽把人带下悬崖。有时采完一枝桑叶,松手不落,人被树枝带动,顺势也下了悬崖。有时见到难得的虎皮桑,眼前一亮,忘了身在崖边,往前一凑,恍惚中自己迈了下去……都是说汉武帝向西开拓了丝绸之路,谁知起点原在采桑人足下,有的刚一抬腿,拐到了黄泉路上。

要是“明桑”也采光了,前赴后继的采桑人,只好采“毛桑”,干巴巴的带着白毛儿,饥寒勉强下咽,最终吐出又细又黄的丝来。要是连“毛桑”也采绝了,蚕还张着嘴等待最后一口桑叶,那就前功尽弃了,守着已经半截透明的死蚕,养蚕人只能大哭一场。

春蚕的一生就40多天,四次蜕皮,蜕一次,成长一次,而每次蜕皮都是在睡眠中进行,叫做蚕眠。我父亲说春蚕好像有五眠,那是说四眠把春蚕生命分为五个阶段吧。

四眠过后,春蚕的身体一天天明亮起来,最后变成了亮葫芦儿,爬上事先为它们插好的黄蒿蚕簇,摇头晃脑地吐丝,作茧自缚,把自己变成蛹。如果有幸留作蚕种,不被热锅燥丝,蛹就变成蛾子,破茧而出,雄雌交尾,纸上甩子,成为又一张蚕连。